

散文組  
第3名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4屆(110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高子晴**

就讀系別：**護理學系三年級**

得獎作品：**蠅**

得獎感言：

感謝蘇虹菱老師這學期的指導，  
也謝謝葉常泓老師和杏佳老師的  
教導與鼓勵！

當我回過神來時，已經會因為看見毛毛蟲而感到不舒服了。然而，這個事實本身卻比那些幼蟲更讓我惶惶不安。

回顧童年，或許能以大大小小的昆蟲定義吧。所有昆蟲中，又屬蝴蝶佔據的回憶最為鮮明。現在分明已入秋冬，回憶卻能捲著暑氣而來。

追著蝴蝶跑不可能沒有跌倒過。廉價的捕蝶網用久了，固定網子的粗鐵絲會突出木柄，有時為了在摔倒時以手撐地，握偏的捕蝶網就順帶在掌心一劃。不是太大的傷口，卻會一連刺痛好幾天，提醒這孩子那天她曾追丟一隻蝴蝶。不跌倒的時候，小孩子還分不太出每一家的裡外之別，在母親發現制止前，社區內每戶附屬的小花園應該都已經被侵門踏戶過了，想起來除了羞赧，也會驚於鄰居們默契的寬容。

被制止後別開蹊徑，養起了毛毛蟲。

持續了幾年吧，暑假時父親總會帶著我養一箱毛毛蟲。那是個比市面上販售的塑膠箱專業許多的昆蟲箱，整體由木頭構成，頂蓋與四面在木條的框架裡釘了一層綠色細網，拿起來沉甸甸的。一箱差不多十隻，幼蟲的綠色比小白菜深一些，和萵苣差不多。父親帶著我每天早起，就為了剪足夠的柑橘葉放進去。說是早起，但夏日的太陽還是比我們早了太多。剪柑橘葉時，曬在皮膚上的日光還不算烈，但暑氣已經能逼出汗來。把這些葉子扔進去後，我會蹲在旁邊看一會。昆蟲箱的氣味至今我能回想卻仍難以形容，柑橘葉本身帶有些微刺激氣息，毛毛蟲的排泄物則帶有某種混合稻草收割與雨後草皮般的草味，以及某種茶葉受發酵後的醜（台語，音 phú，我認為只用醜字無法完整傳達那個

氣息，加上此字或許能更逼近一點）黴味。

當草味逐漸被醜黴味蓋過時，這些毛毛蟲也化蛹得差不多了。牠們會掛在昆蟲箱壁上，尤其集中在四條最穩固的側邊。那時總想不透牠們是如何將自己塞進比身體的一半更小的蛹裡，之後又過了幾年才得知了過程。那竟是將體內大半體液一邊嘩啦排出，像是要把內裏全都擰出來似地，一邊將自己擠進未知之中。

將大半的自己捨棄後才結成的蛹，一開始其實還是綠色，直到某一天才開始轉金，再過幾天就能看見金燦燦的蝴蝶於箱中展翅。

掀開盒蓋時，一隻隻離去的樣子其實與童話繪本中的仙子有幾分相似。在朝陽照耀下金翅反射著光遠去的瞬間，那些光點就被一下下輕盈振翅揮進我的眼裡，直直印在記憶中。

然而總有那麼幾隻羽化不順利。有些明明已經突破萬難爬出了蛹，翅膀卻展不開，更有些就那麼沉寂於蛹中，無聲無息地永遠留在時間與空間的原地。人們無從得知，牠們在一無所有的孤寂中逝去前，是否曾經有過一刻後悔自己選擇了拋下。

又或許，在將點點滴滴的自我遺棄的當下，毛毛蟲其實並不知道自己究竟扔掉了些什麼。

即便作為人類如我，也不記得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與蝴蝶和毛毛蟲疏遠。

如果是蠶蛾，那記憶就很明確——自從因失誤害得十數隻慘死在鞋盒後我就對蠶蛾抱持愧疚衍生的恐懼。那更像是吃壞肚子後體內相應做出的排出反應，而非成長過程中的遺落。然而，與蝴蝶、毛毛蟲的相處之間

並沒有這般孽緣，卻漸行漸遠。

不過是上高中而搬離有小花園的透天厝，又為了上大學而進入都市罷了，怎麼就這樣走上陌路？又是在哪一處分道揚鑣？

是母親與妹妹對蟲子的厭惡影響了我嗎？是曾經以嗜好獨特驕矜自喜的我，開始害怕與他人不同嗎？是曾經情竇初開時，不希望對方覺得我粗野嗎？

我不明白。然而當我看著那套台灣蝶圖鑑——鳳凰谷鳥園發行，精裝，比字典還要厚，兩次搬家都堅持不丟不賣——時，雖然對封面瞪著我如同質問的鳳蝶心生畏怯，我想，或許自己還是捨不得丟吧。

畢竟，雖然現在即便是在冷氣房裡隔著玻璃注視毛毛蟲都能讓我利起雞皮疙瘩，但回憶中的燥熱、臭氣甚至傷口痛楚明明鮮明得直逼眼前，卻全帶著歡喜雀躍。

明明已經在架子攀附著向上，卻還是忍不住回望那些落於過往的殘漬。

唉，作為人類，進入框架後還有機會撿回不知不覺中丟棄的自己嗎？



得獎作品：蠅

### 評審賞析：

這篇散文處理童年養毛毛蟲的經驗，從毛毛蟲到羽化為蝶，透過切身的經驗交雜出複雜的感受，看似冷靜的書寫包裹著細微的感觸。作者文字細緻入微，觀察線索清晰，又有一己的生活反思。這是很有意思的交待與反思，可惜沒能在結尾時告訴讀者自己最後不喜歡毛毛蟲之理由，讓讀者有點悵然。整體而言，這是一篇不錯的小品。

